

白云明月吊贾至

□陶晓跃

天宝十年,贾至明经及第。唐代科举取士,有明经、进士等科。以经义取者为明经,以诗赋取者为进士。唐人不太重视明经,以为“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可贾至及第后,一路顺风,天宝末年任中书舍人、知制造。“知制造”是专为皇上起草诏令的官,贾至的父亲贾曾也曾担任过此官。玄宗的受命册文就是贾曾所撰,而传位册文则是贾至手笔。玄宗曾赞叹“两朝盛典出卿家父子手,可谓继美”。

贾至的诗风如其文,沈德潜《唐诗别裁》中言其长调“直叙时事,皇皇大文”,杜甫也叹称其诗“雄笔映千古”。

可是到了唐肃宗时,贾至却因事贬为岳州司马,使得他的人生陡转,诗风也随之有了变化。他的《西亭春望》就是这一时期心曲的流泻。

“日长风暖柳青青,北雁归飞入杳冥。岳阳楼上闻吹笛,能使春心满洞庭。”

日长风暖,柳色青青;大雁北归,杳无踪影。岳阳楼上,笛声荡漾;春心涌愁,溢满洞庭。诗人借风暖柳青的春景,反衬内心无以排遣、与日俱长的愁恨,借大雁北归暗示自己南滞,有家而归不得。诗人因春光而触发的“春心”,与那伤春悲别的笛声融在一起,于是,诗人那黯淡幽渺的愁思,也就沉浮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上了。

春天,让人生不得意的诗人感受到一种别样的味道:“草色青青柳色黄,桃花历乱李花香。东风不为吹愁去,春日偏能惹恨长。”

这首《春思二首(其一)》流露出的就是流人之“愁”、逐客之“恨”。诗的上联极写春光的艳冶,春意的喧闹:从生的小草嫩绿一片,飘拂的柳丝鹅黄点点;嫣红的桃花色泽明媚,洁白的李花香气氤氲。而这一切又全是为下联作反衬:东风吹拂却不肯遣愁;春日明丽却将恨引长。诗人将满腹的“愁”迁怒于东风,将满腹的“恨”迁怒于春日,也可见“愁”之深,“恨”之大了。

再读他的情韵别致的送别诗《巴陵夜别王八员外》:“柳絮飞时别洛阳,梅花发后到三湘。世情已逐浮云散,离恨空随江水长。”

诗人从自己离别洛阳时着笔:暮春时节,柳絮飞扬;梅花绽冬,来到三湘。诗人以物候的变化表达时间的变换,让人顿生人生飘忽、离合无常之叹。下联写世事荣枯如浮云聚散,离情依依随流水悠长。一个“空”字,蕴含了多少惜别的深情和无可奈何的叹息。诗以迁谪之人送迁谪之人,同抒迁谪之情,其景更为难堪,其情也就更为沉郁苍凉。

贾至被贬至巴陵,心情是郁闷的,可也正是这样的一种郁闷,让他有了机会体味另一种人生,有了机会站在了另一个角度审视人生。

贾至曾与李白泛舟洞庭湖上,他的《初至巴陵与李十二白裴九同泛洞庭湖三首》就记载了这一历史。

诗人的笔下,有明月下的孤鸿,有秋风中的落叶,有洞庭湖上的扁舟;还有水边染霜的枫叶,泛黄的菊花。这一切组合成洞庭湖特有的秋天的况味。

而隐含在这些物象背后的还是无计排遣的伤怀。其中的第二首“枫岸纷纷落叶多,洞庭秋水晚来波。乘兴轻舟无近远,白云明月吊湘娥”,就含蓄地表露了这样的一种伤怀。一叶扁舟,随波逐流;不论远近,任意东西。这本是,一种放任自然,超逸洒脱心性的写照,可随之而来的却是白云明月不停地传颂着那极为凄恻动人的故事:帝舜南巡不返,葬于苍梧,娥皇、女英二妃闻讯赶去,路断洞庭君山,恸哭流涕,投湘水而死。皎洁的月光下,清明的湖面上,诗人凭吊湘娥,又何尝不是借此哀伤自己:纵有白云明月般冰清玉洁的情操,却君门路断。

辛文房《唐才子传》中评说贾至“特工诗,俊逸之气,不减鲍照、庾信,调亦清畅,且多豪辞,盖厌于漂流沦落者也”,极为中肯。

“春来酒味浓,举酒对春丛。一酌千忧散,三杯万事空。放歌乘美景,醉舞向东风。寄语尊前客,生涯任转蓬。”

这首《对酒曲(其二)》虽说很是消极,可这背后滴的是诗人的泪诗人的血。

代宗宝应元年,贾至复为中书舍人,后来还担任了散骑常侍。从此他远离了“漂流沦落”,告别了那愁那恨的诗情,他那白云明月下的歌喉也就在不知不觉中沙哑了。

437

当今学术界和文学界有一个可悲的共同点:思想的贫困。学者不再将思想当作其责任,作家不再将思想当作其义务。

438

司马迁不仅对开国皇帝刘邦颇有不敬,对“现任”的汉武帝也多有指摘,其有直面政治的勇气,自不待言。批评者遂指《史记》为“谤书”,正是他的光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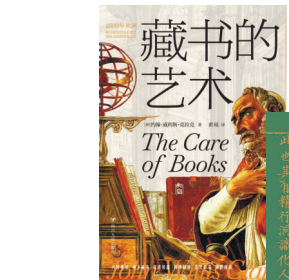
司马迁的这种精神,前有所承,后有所继。我想到两位不同时代的史家及其史著: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谈迁《国榷》。二

者的共同点是:都是研究“本朝”历史;都有考史的功夫,以史料的搜集、排比、辨析见长;作为钻故纸堆的史料家,都有直面现实政治的精神。李焘之于赵匡胤、赵光义,谈迁之于朱元璋、朱棣,皆涉及“重大的历史问题”“敏感的政治问题”,而皆能出于史家的良知,以直笔出之。他们都堪称太史公的继者。

当然,两位史家的出现,也不无客观条件:李焘身处两宋之际,谈迁身处明末清初——皆逢政治高压减弱,文网转疏,作为史学家的思想遂能趋于解放。

一般来说,“盛世”多“官史”,“末世”多“私史”。而李焘、谈迁之可贵,在于他们是以

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四七九



新书快递

藏书的艺术: 19世纪前的欧洲藏书史
[英]约翰·威利斯·克拉克著 黄瑶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这是一部2500年欧洲藏书物质文化史的开创性著作。全书围绕欧洲的藏书建筑、藏书制度、藏书装置、藏书类别、藏书插画以及众多藏书故事而展开,作者采用诸多图书馆珍藏的大量文献资料并结合实地考察后的第一手数据信息,系统梳理了2500年欧洲藏书建筑的历史变迁和藏书文化的图像记忆,讲述了人们因追求知识和真理而写书藏书并为此兴修建筑、创设制度、改进装置和设计工具,这一系列行为如何潜移默化塑造了敬畏阅读和尊崇智识的社会文化。

古书版本鉴定(重订本)
李致忠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本书是有关中国古籍版本鉴定的名著,主要由史证篇、绪论篇、鉴定篇等部分构成,内容涉及中国古籍的生产材料与生产方法、古籍的装帧形式、古籍版本的类型称谓与辨伪,以及一般刻本书、活字印本书和抄本的具体鉴定。作者结合前人论述和自己多年的古籍鉴定经验,对该领域做了全面精辟的研究分析,在学习知识、提高能力、积累经验、优化方法上为古籍鉴定工作者和传统文化爱好者指明了方向。此次再版,作者又根据近年来的心得和发现对全书做了13万字左右的增订。



一把刀,千个字

王安忆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来自中国的陈诚,靠一手厨艺在纽约法拉盛谋生。姐姐不时带美国男友来弟弟家吃饭,姐姐尖刻,弟媳爽快,二人时有言语较量。姐姐的男友知一二中文,似懂非懂之间常常插进点睛之语,令人或捧腹或惊悚。陈诚的父亲与众朋友,闲聊中常有碰撞,带着老一辈的认真执着。陈诚少小离家,寄人篱下,沉默内向。以往父母工作繁忙的时代,姐姐掌管家务大事,敢想敢做。父母的性格也如姐弟俩,父亲平稳持重,母亲活泼多思。一家人动静兼容,倒也和睦……多年以后,孀孀去世,陈诚回上海奔丧。睹物思人,抚今追昔,少年时的谜团不解自开。

编辑部的故事:花森安治与《生活手帖》
[日]唐泽平吉著 张逸雯译
书海出版社

《生活手帖》是日本著名的生活杂志,畅销日本70余年。本书作者从一个职场新人的角度,记录了自己眼中的生活手帖社和主编花森安治。花森安治个性鲜明,对出版人的使命,对杂志、书籍,对日常生活,都有独到的见解。作为杂志主编,他以一丝不苟的匠人之心,事无巨细地参与杂志的出版中,包括选人用人、商品测评、选题策划,乃至修改文字、绘制插画、书籍装帧、监督下印,甚至还有杂志社的一日三餐,等等。在他的推动下,《生活手帖》销量一度突破100万册,他因此被称为“改变日本生活的男人”。

反读书记(一五〇)

□胡文辉

“盛世”的功夫来做“末世”的工作,以“官史”的规模来做“私史”的事业,非有绝大的毅力不能成功。

439

我们看自然界,就像坐在摩天大楼上的旋转餐厅,我们的视角和视野始终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风景,更多的风景;而我们看历史,则像坐在游乐场的摩天轮上,我们的高度不断变化,视角不断变化,当我们身处不同的位置,同样的风景也会有不同的观感。

对于自然界,我们的认识只是不断地增加;对于历史,我们的认识既在增加,也在不断地改变。

灯下读钱

相思成灾(一)

□钱之俊

钱锺书的清华日记是有的,详细记录了和杨季康相识相恋过程,可惜未有公布。倒是初到光华大学工作时那学期(含寒假)的日记近年重现坊间,使我们有幸得见当年他们热恋的情形。

这时钱锺书刚刚结束学生生活,第一次参加工作,风华正茂,但孤身一人,常会产生无法排遣的孤独与寂寞。《中书君诗初刊》自序曾言:“二十二年秋七月,始乞食海上。……凤凰之饥,感比少陵;……每及宵深入静,鸟睡虫醒,触绪抽丝,彷徨反侧,亦不自知含愁尔许也!”故日记里时有“思春”之叹:“风月清美,欲出无侣。对影孤坐,不可为怀。”(1933年11月11日)

京沪远隔,为解这异地恋的相思之苦,钱锺书与杨季康更加延续了清华恋爱时鸿雁传书的习惯,往返信函更为频繁。钱锺书有时连续几天收到杨绛来信,均“即复”。有时一天写一封还不过瘾,要追着再写一封。哪一天未收信,即烦躁不安。心心念念皆是情人。钱锺书信封上的落款也是别致,总是变化,很多题为“秦章”。假期杨季康回家,钱锺书每日一信,杨家门房收到信后,常报告:“四小姐,秦章来了!”一次题为“门内角落”,杨家包括杨季康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原来“门内”是money(钱),“角落”为clock(钟),知道后杨家“阖家大笑”。(《听杨绛谈往事》)

幸好移动通信不发达,否则今日就无缘得见当年的儿女情长。呵呵。以钱锺书1933年12月日记为例(无关内容不录),可观其通信之频,交往之蜜:

12月2日:两作书与季。12月4日:两得季书,皆复。为季点定文字。12月6日:不得季书,意甚愤郁。12月7日:得季书,即复。……忆古月堂前“男宾止步”四字,为之一笑,旋云有得矣。12月9日:得季书,即复。12月11日:得季书,即复。12月12日:作书致季。12月13日:作书与季。12月14日:得季书,即复。作书致季尊人。作书致季。12月15日:作书致季,内疚不已。12月16日:得季书,即复。几欲心腐。12月17日:重写定诗集,录一本付装,将以寄季。……作书致季,未发。12月19日:得季康尊人书,……同得季书,皆复。复季康尊人。12月20日:得季书,即复。12月21日:得季书,即复。12月22日:得季书,即复。12月23日:得季书,即复。……季寄所织一白绒背心并糖果来,非言语所能抒情也。12月24日:作书致季。12月25日:得季书、李高洁书、宪良书,皆复。汇款二十五元与季,尚有渠代收稿费二十八元,并此可坐二等车南归,不致为风露所中也。又寄装本手写诗集。12月26日:作书致季,未发。12月28日:得季书,并一相,即复。12月30日:得季书,即复。……去年今日,正待季复书,胸如春而眉作茧,含情欲吐,储泪待流。倏忽忽星终,舒戚殊状,虽笼鸟辕驹,一身犹赘,腐鼠之吓,才士不甘,蔚豹之文,君子思变。然而今夕何夕?且会欢笑,所谓“欲愁哪得工夫”者也。往日情事,无论悲欢顺逆,皆不堪追忆。祇须岁月推排,已足惆怅,更未须参插以歌哭笑啼也。12月31日:作书致季。